

扩大社会性流动 促进共同富裕

□ 蔡昉

中国共产党在100年的光辉历程中,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这个初心和使命一直以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得到明确表达。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促进共同富裕得到进一步强调和落实,在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进一步做出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崭新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缩小贫富差距的一条重要途径,就在于通过不断拆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填平各种社会的和经济上的鸿沟,扩大劳动力、人才和居民的社会性流动,避免社会分层的固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较大,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要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共同富裕程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以扩大社会性流动的方式使更多低收入人群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扩大社会性流动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协同努力,重点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几个关键问题。

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努力分好蛋糕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面临着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则是应对挑战的基础和关键。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并基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潜在增长率预测,预计在今后的15年间,中国可以实现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25年人均GDP可达到14000美元左右,显著超过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基本进入高收入国家中间组的行列。

要实现潜在增长率,需要社会总需求予以充分的保障,把增长潜力转化为对应的实际增长率。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特别是2025年之前中国总人口预计达到峰值的条件下,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稳定增长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其中,居民消费需求必须充当需求拉动的动力。扩大消费需求的首要条件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同步性。如果坚持这个同步水平,即按照与潜在增长率相等的增长速度,预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32189元的基础上,到2025年将达到42000元左右,到2035年将达到67000元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这既是不间断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把居民日益提高的收入转化为有效消费需求的关键。一般规律是,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

偏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过大的收入差距具有抑制社会消费的不利效应。在老龄化加速的条件下,部分老年人群体也会处于低收入状况,成为抑制消费扩大的因素。因此,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同时用力,针对重点人群增加社会低收入组的收入水平,通过缩小各类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性流动,把更多人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使其成为扩大总消费的主力军。

提高社会各类群体的经济活动参与率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广泛的就业和创业活动是实现共同富裕之源。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首要任务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将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公共就业服务良好结合,提高有能力有意愿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可以关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帮助重点人群提高劳动参与率。自积极就业政策提出以来,针对长期失业促进、经济增长常态下的自然失业治理和就业困难扶助、遭遇冲击时的周期失业治理,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诸项任务,发挥了有效扩大就业数量、提高就业质量的作用。同时,按照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的新要求,政府各部门把各项就业促进任务有机结合起来,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和力度逐步增强。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涉及诸多重要的人口群体,

其中,老年群体的就业问题最富挑战性,涉及的问题主要源于老龄化特征与现存体制机制的不相适应,在政策措施上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在现实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从理论上讲不应该有年龄上限。也就是说,规定就业最低年龄界限是保护儿童所需要的,而退休年龄只应该是享受养老金的起点年龄,根据个人能力和意愿,不应设定参与就业的年龄上限。由于历史原因,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程度具有随年龄递减的特点,临近退休以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群体,明显缺乏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和竞争力,形成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参与率降低的状况。对此,有必要重新设计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机制。按照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一个需要树立的新的理念是: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目标。在这一理念下推进渐进式延

迟退休政策,一是要延迟退休的劳动者能够分享劳动参与率整体提高的红利,能够在更长时间就业和较短时间领取养老金的组合下,实现终身总收入更大;二是要鼓励退休人员在领取养老金的时继续参加就业,同时享受就业报酬和养老保险双重收益。其次,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提高各群体的广义经济活动参与率。渐进延迟退休年龄和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无疑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这些群体不仅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从供给侧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们的收入增加还将显著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乘数效应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为达到这样的结果,还需要其他政策协同发力,重点是解除这部分人群对基本民生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做到消费需求同收入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把劳动参与率提

形成分享生产率提高成果的社会机制

GDP这一指标所表达的是全年所创造最终产品和服务总值的人均占有水平,因而也就反映了全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根据测算,从现在起到2025年以及2035年人均GDP增长幅度,分别为大约32%和60%,这也代表着今后15年里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无论是从理论逻辑、历史经验,还是现实需要,都提出了对这个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进行分享的要求,以促进社会性流动,让每个人都有上升的空间。

从全球数据得出的统计规律看,处于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25000美元提升阶段的国家,通常会经历一个社会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的过程,政府的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大体上都从26%的水平跃升至36%这个福利国家的标志性水平。从现在起到2035年,中国恰好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从理念上讲,福利国家并不等同于高福利国家,更不等同于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度承诺,而是公共政策更加强调对每个公民全生命周期的收入和支出做出平滑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的15年应该成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时期。

参与生产率成果分享也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参与方式就是救助性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活动,相应生产所谓第三次分配的效果。生产率提高在不同行业表现不一,收入在各群体之间的分配也存在差异,借助道德、文化影响,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团体通过自愿捐赠、从事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回馈社会、扶贫济困,是对社会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也是分享生产率提高成果的有效方式。之所以称之为第三次分配,一方面,表明这个分享形式主要还是补充性的,不能代替再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福利体系;另一方面,表明它的确也具有一定的再分配功能,通过济贫、济困和

救助等行为,或大或小地产生缩小收入差距、拓展困难群体上升通道,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效果。企业在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同时,也有大量机会从经营活动的方面参与生产率提高成果的社会分享。理论上说,经济活动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及至第三产业的演变,以及三个产业的此消彼长,都是在更初始产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变化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因此只以纯粹的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来,企业的参与也属于纯粹的市场行为。然而,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也有一些更具社会效益或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因为具有更明显的生产率分享性质,企业并不完全从营利性出发或以纯粹市场主体面貌参与,而是可以按照政府补贴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进行。这类活动涉及有利于提高人类发展水平、促进社会性流动、改善民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确定2035年远景目标时明确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科学有效推动共同富裕,有必要从学理上揭示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价值取向。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特定范畴,包含了“共同”和“富裕”两方面的内容,因而科学认识“共同”和“富裕”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成为从学理上揭示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价值取向的基础性工作。

富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富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通常用收入水平来表示。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年划分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认为,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535美元的经济体,就是高收入经济体,也可以说进入了富裕社会。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照我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十四五”期间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富裕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更高形态的制度形式,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达到的最高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还要求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意味着,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以彰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因此,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最终目标所要达到的富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所要达到的生产力水平,需要长时期的接续努力才能实现。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快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国是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必须创造出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验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生产力的发展效率高于发达国家。提高生产力的效率,关键要把创新驱动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使科技自立自强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支撑。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下,我国只有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加快自主创新,进入创新国家前列,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

以上要求决定了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必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伟大工程。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推到新的高度,把共同富裕的蛋糕做得更大、更好。

共同是对富裕性质的界定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的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因此,“共同”界定了富裕的社会性质,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落实,具体体现在:

一是实现全民共享。共同富裕是所有人的一个都不能少,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实现的不是两极分化的富裕,不是少数人和个别地区的富裕,而是包括每个人的全体人民的富裕。虽然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这是为了让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过程和必要手段。

二是实现全面共享。共同富裕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文化、娱乐等精神上的富裕,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是解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富裕。

三是实现共建共享。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是指所有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建设进程中依据

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

□ 黄泰岩

刘宇楷

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对发展成果进行共享。这就决定了一方面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不断完善公平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要按劳多得、不劳不得、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允许富裕存在先后差别和合理差距。

上述要求决定了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共同与富裕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根据以上分析,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那么,共同与富裕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所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

第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离开了富裕的共同与离开了共同的富裕,都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财富和贫困在两极的积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运用大量数据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从历史数据看,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恰恰都是美国的收入差距达到高峰的年份发生的。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也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就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化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如我国确定的2035年发展目标要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表明我国实现的现代化是遵循了国际社会一般标准的现代化,是经得起世界检验和认可的现代化。就中国式或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现代化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了生产关系的特征,如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制度、目标、道路、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和道路,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共同富裕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决定了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统筹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协调发展,实现富裕和共同之间的平衡以及相互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富裕属于发展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放在践行以人民

